



“美好依然是生活的信仰”

——儿童文学界热议两会 □本报记者 行超 教鹤然

祖国的下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国际儿童节将至，有关中国儿童的成长话题，始终是全社会的关注热点。今年全国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儿童成长问题，就儿童教育、儿童阅读、儿童文学作家的权益、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建言献策，这些声音在儿童文学作家、学者中也引发了热议。

加强校园治理 保障儿童成长

2019年,《未成年人保护法》迎来了二次修订,作为上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高洪波表示,基于这样的社会现状,他希望这次两会能够对于校园霸凌行为的管控有所加强,在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加强校园暴力问题治理,减少霸凌事件给青少年带来的身心伤害。为鼓励和加强香港、澳门地区青年对于国情的认识和了解,更好地掌握内地的发展机遇,高洪波建议港澳地区的适龄青年能够参军保卫祖国,完善和建立相应政策,能够允许港澳地区公民及在内地就读的港澳学生参军入伍,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同时,他更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持续关注各年龄段的孩子的早期阅读,因为阅读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加强儿童阅读是为文化自信奠定基础的重要工程。

作家秦文君在参加上海两会时,曾密切关注教育培训机构行业生态,以及如何保障学生权益等相关问题。她建议严格规范管理,提高教育加盟的准入门槛,特别是要加强对于办学者的资质监管,进一步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让学生和家长热爱学习的同时也能够放心学习。同时,在儿童健康方面,秦文君提到,盐是百味之王,中国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达到13.4克,为心血管等疾病带来隐患。因此,必须一步步朝健康安全的生活方式转变,逐步科学控制学生餐的食盐摄入量,每一餐在2-3克盐左右。学校小卖部供应的面包、饼干、零食和饮料,也应尽量摒弃高盐、高钠的加工食品。各地幼儿园、中小小学校多为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相对健康的食品,让孩子们从小培养健康的饮食行为习惯。让孩子们拥有强健的身体,也是儿童安全教育的重要环节。

让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从小应教育孩子们堂堂正正做人。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王泉根认为,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向学生们推行素质教育,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素质教育不能“空对空”,而要落到实处。结合到这次疫情反映出的情况,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对我们的下一代要加强忠诚教育。忠诚我们的祖国,忠诚我们的人民,忠诚我们的文化。第二,要加强勤俭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养成勤劳和俭朴的习惯,懂得一粒米一块布来之不易,珍惜我们的劳动成果。第三,要加强劳动教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在学校里都有劳动课,现在教育部已经取得了相关的文件,支持通过劳动教育让孩子们从小知道劳动的光荣、劳动的重要,明白是劳动创造世界,而不是资本创造世界。让孩子们知道,只有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第四,要加强健康养生的教育。特别是建议面向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开设相关的健康养生课程,传播东方智慧、中国智慧。要让孩子们知道传统中医药学的伟大,懂得一点简单的中医保健知识。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也要有参与建设教育系统、出版系统、文学系统等方面工作的能力与热情,希望能够通过素质教育工程的推行,使得我们的孩子从小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茁壮、健康地成长,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作家陆梅在看到全国政协委员、小说家范

小青呼吁给小学生家长减负的消息之后,产生了强烈共鸣。她认为,这些年,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读书都读得很累,功课太多、书包太重,补习应接不暇、睡眠严重不足。作为一个给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她越发不敢去学校,不敢和孩子们面对面,“邀请方总希望作家能和孩子们谈谈阅读和写作,而我太知道坐在下面的孩子了,他们没有多少看书的时间,他们的时间都被安排满了,哪有自由阅读的心境。你同时会发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不会思考不爱提问,地铁里的少年一个个都低着头刷手机,他们少年老成地随大流,写出的作文大都面目雷同、表达枯燥,缺少真切真挚真挚的情感,写的都是千人一面的话。”陆梅提到,为什么儿童阅读的现状仍让人无法满意?或者换个方向思考,我们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今天,获取知识的路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信息搜索极为便捷快速,互联网重构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教育和知识的概念被改变了,教育不只是传递知识,知识也不等同于见识。那么对人生之初、扣好第一粒扣子的儿童来说,儿童的教育不能仅仅只是一张学习成绩单。因此,减负家长,也是减负孩子,让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学会面对面交流,而不是宅在家里也隔着屏幕说话,难得出门散步,还要盯着没完没了的功课,大人和孩子都忘了抬头看一看天空和流云,驻足听一听鸟鸣的叫声,泡桐花开是在清明的春天……

除了传递知识,我们的儿童教育更需要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协调发展。陆梅认为,一个孩子的健全人格,是既能感受日常微物之美,又能贴近天地自然;既有能力静下心来内观,学会和自己相处,又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的命运着想;既热爱一切自由美好的生命,又能创造和发明爱。而要养成这样一种人格,恰恰都和阅读有关。所以真正的阅读很重要,学会阅读也很重要。即便是“被投喂”的阅读也不只是完成一个好词好句的摘抄,要把自己放进去、和自己产生关系,这个时候才会有会心处,才能感受到乐趣。要把“知识的阅读”贯通为“见识的阅读”,充分感受生命经验里的那些心灵发光的时刻。阅读最重要的功能,是惊醒生命的生机,是发现自己、提升自己、矫正自己、完善自己,是纵然世界嘈杂,美好依然是生活的信仰。阅读也是教育的一部分,阅读和教育是互相激发、互为镜像的。理想的阅读和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彼此陌生和疏远,而是更好地面对我们所置身的时代,更好地利用网络构建一个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

保障作家权益 关注教育环境

有关作家的著作权、稿酬等问题,也是此次两会的关注点之一。高洪波认为,1980年9月《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后,作家稿酬与工资和薪金一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均为800元。经过40年的发展和变化,我国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经过2006年、2008年、2011年、2019年的多次上调已提高到5000元,而稿费起征点仍然停留在800元。高洪波认为,稿酬个税起征点过低,长此以往容易影响作家创作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他希望能对稿酬起征税有所改动和调整。此外,高洪波表示,希望能够加强儿童文学出版方面的著作权管理,尤其是加大对儿童文学出版方面的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作者和出版社的合法权益。

前不久,儿童阅读推广领域的一则侵犯著作权的信息引起了作家保冬妮的注意,她提到,儿童的创作是由老师们来帮助和指导的,如果老师为了获得眼前的荣誉和利益而进行抄袭,不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更会影响到孩

子们的心理健康,引发非常严重的问题。她认为,需要法律的严肃惩戒,才能成为保护创造者的有力盾牌。如果我们的学校,从普通小学到高等著名学府,学生们都不认为抄袭是侵犯著作权,都毫不羞涩、堂而皇之地认为这是便捷的成功手段,那我们的社会将没有创造者的尊严,我们下一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在这样的教育引导下丧失殆尽。尊重创作就是尊重人权,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尊重他人、尊重创造、尊重自己,那就决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保冬妮强调,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是远比学识更重要的公民素质,我们的学校应该把提高教师和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放在第一位。做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问心无愧的人,应该成为教育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每个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标准。如果说,每一个老师都是孩子们的点灯人,每一个阅读推广人都是孩子们的点灯人,那就先把自己这盏灯擦亮吧。只有灯是干净的,才能照亮孩子们前行的正道;如果举灯者的心被物欲熏染了,那盏灯也被污泥包裹了,不仅不能照亮孩子们行走的大道,反而会把孩子带入可怕的歧途。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基于对儿童文学学科使命的认识与理解,儿童文学研究学者李利芳在思考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在教育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及其成果巩固的过程中,能够具体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她认为,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紧密互动、共生共荣,儿童文学学科的实践性特质就表现在其对儿童阅读事业的直接介入与推动,这一活动过程中也同时有力地反哺了儿童文学自身的进步发展。因此,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出版人等同时都自带了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儿童阅读活动的促进者与帮扶者。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童书产业的繁荣发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特别是城市地区儿童的阅读能力普遍得到较大提升,这样就更加拉大了与农村及贫困地区儿童阅读水平的距离。因此,李利芳非常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对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的具体讨论,特别是就如何有效推进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阅读能有实质关切。李利芳长期在西部高校工作,近期所在学院也在积极参与教育部的脱贫攻坚工作,她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广大少年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如果能与儿童阅读活动的开展无缝衔接,便会取得更加持久深入的效果。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们应该更多地投身于帮扶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阅读,自觉地将其作为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去规划、组织与实践。

关心野生动物 建立自然生态观

此次两会提案中,有多位代表呼吁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薛涛是擅长书写人与动物的儿童文学作家,喜欢把动物带进自己的作品,带进人类的童年。无论是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都希望动物能够有尊严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在薛涛的笔下,动物与人常常是平等的关系,人也经常从它们身上得到启发,比如《砂粒与星尘》中那只把生命价值看得比生命本身还重要的鹰,《九月的冰河》里在冰河两岸奔跑、艰难生存的野兔等。薛涛认为,人类与动物拥有相似的童年,我们与它们应该互相体谅,从它们的故事里既能找回自己曾经的岁月,又能唤醒心中沉睡的某种情怀。借助动物与自然,作家可以探索时间、生命、死亡、尊严、悲悯、爱、当下、未来等话题,但是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我们与野生动物一样只是大自然的寄居者。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树立恰当的生命观和自然观。野生动物乃至整个大自然并不需要我们的“保护”,它们仅仅需要我们的敬畏和尊重。大多数野生动物不是我们的朋友,也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彼此之间,尊重就好,相安无事就好。因此,我们应该尊重、顺应自然规律,把精力投放在恢复、重建自然生态上去。尊重自然的前提是我们要真正懂得自然,因此,大力普及自然生态知识,让全社会建立起科学、先进的自然生态观尤其重要。

关注

今天我们都知,冰锥是用来锥冰的。偶尔,主人还会用它需要在需要扎洞的物体上客串一下。烙铁是用来熨衣服的,当然它也会在别处客串,比如古时的犯人身体上——这种残酷的烙刑几乎从烙铁发明之初就被使用,从商代就已开始。除此之外,您还能想到它们的其他用途吗?是的,暴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暴力功能,还曾被人美心感激和希望地接受过。在人类的西医学史上,冰锥烙铁,以及很多不可思议的“家伙”都被视为救人脱离病痛折磨的“神器”,肩负着治病救人的神圣,它们确实实实在在地风光过,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普遍。

相比冰锥,烙铁的使用更普遍些,因为它是用来治疗头疼的。在止痛药未被发明前,烧红的烙铁和滚烫的油是治疗头疼的主角。通红的烙铁,后来发展到被用在一切的人类伤口上,不管是刀枪伤还是疯狗咬的伤。即使极少有人被治愈,即使患者极其痛苦,即使一个名叫帕雷的法国军医意外发现玫瑰油松节油和蛋黄混在一起涂抹伤口的效果远远高于烙铁——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但它并未能让全世界的医生们放下烙铁,直到200多年后的美国南北战争,烙铁依然在伤病员的身上,制造痛苦的尖叫和焦糊的人肉气味。如果说烙铁烙离我们有些遥远,那么冰锥就亲近得多。冰锥被一个叫弗里曼的美国医生从人类的眼眶后面敲入人的大脑,为的是切除人脑脑前叶白质,试图让那些患有精神病的病人安静下来。结果是很多人被敲死,或只安静了一小段时间又变得更为狂躁。但冰锥敲入人类的脑袋,一直被用至53年前(1967年),它才被小小的白色药片——氯丙嗪替代。冰锥和烙铁绝不是人类医学史上最荒诞的,曾被人类以各种方式使用的,还有剧毒的汞、剧毒的砒、臭名昭著的砒(俗名砒霜)等等,今日看来,这些让人心酸、可悲、可怜又荒诞的事不仅出现在文学影视作品里,还真实地发生在现实中,是我们人类在对付疾病或试图让我们的肉体更加强健美丽时,曾经真实付出过的努力。

童年的记忆里,我家的人在某山石缝的渗水处,深夜开始排队取水,用碗用锅用罐,也有用比较稀有的玻璃瓶子,盛了,跑一二十里甚至几十里的路,捧回家,给生病的人喝。因为那是传说里的神水,能治百病。小时体弱多病的我,曾多次被母亲带到神婆的跟前,在昏暗的豆油灯亮里,胆战心惊地看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抽烟袋、打哈欠、发抖,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最后接过黄草纸包的小包,在母亲的叮咛里,一路紧握着。回到家,母亲把“神药”一点香灰倒进碗里,用水搅拌均匀,令我喝下。40年前,那点香灰在我无助的母亲眼里,在我没有任何科学常识的眼里,每一粒灰尘都是珍贵的。百日咳未被攻克前,母亲听说苦胆能治我的咳嗽,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我们乡的每个村庄,寻找那珍贵的苦胆,鸡的、鸭的、兔子的、狗的、猪的,凡是苦胆,母亲都如获至宝,一次次逼着三四岁的我吞咽。可以说,我在小小的年纪就吃遍了人间的“苦”。当然,那些让我恶心想吐痛哭的苦胆,根本没有能力消灭百日咳杆菌,它们在我身体里疯狂捣乱的能力却丝毫不减,整整百天,严谨地诠释了它名字的由来。

15年前,我的儿子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用站立的姿势手术。这个情况,在一次无意的交谈里被母亲听到。母亲说,我毫不在意地说,那有什么危险,剖一刀的事。但我并不知道母亲陷入了长时间的恐惧,直到孩子出生,母子平安之后,才听母亲说她天天在家烧香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也是在那时,我得知母亲的恐惧可谓历史悠久。上世纪50年代初,接生婆对这种站在母体内的孩子,尤其是发育比较强壮的孩子,无任何有效措施,孩子的身体出来了,脑袋却卡在母亲的体内,人们的方法是去借一种名叫“催生花”的花,把一盆盆花被借来,被产妇的厄运“扑死”凋落,也无法让孩子脱离母亲。那个年幼的母亲,从怀孕就欢喜地缝制孩童衣服的母亲,在地上像动物一样爬着,哀号着,磨烂了手掌和膝盖,露出白骨。三天三夜后,她才停止了痛苦,带着她的早已死去的孩子死去。幼年的母亲目睹了这场悲惨,而学医的我,因为不知她内心的悲惨记忆,从没有把产科学的进步,认真地解释给她。

我们看过的历史知识多由人类的战争组成,勾连着人类的精神和文化。我们祖先说,读史明智,以史为鉴。因为读史能让我们吸取经验教训,为历史归根结底是在人推动。而人的欲望、人性,在每代人身上几乎都是统一的恢复“出厂设置”,无法积累优质的人类经验教训提前进行大脑烙印,每代人都要从头再来,都要经受权力和欲望的征服、奴役,经受爱恨情仇的滋养、摧残。因此,历史就有了很多的相似性,甚至是循环性。而医学史却是特殊的,它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新疾病的出现,它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是“亡羊补牢”,都是因为被新的病毒细菌等肉眼不能看见的微小之物打击后,想方设法去应付,去抗击。尤其是传染病,人类在它初次出现并肆虐时,几乎束手无策。中世纪的黑死病让欧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西班牙大流感曾夺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天花、鼠疫、疟疾等等,每一次几乎对人类都是灭顶之灾。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有资料记载,清康熙大帝35个儿子中,早夭的就达15个之多,更别提贫苦人家的娃。幸运的是,人类在疾病面前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战斗,一直在累积经验和教训,更幸运的是,这些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能代代传承,并加以完善、进步。尽管有些战斗历时长久,有的甚至长达数个世纪,但人类历代的从医者和医学科学家从未放弃。比如天花,只在20世纪就曾夺走上亿人的性命,也最终在1979年被灭绝。天花的近亲水痘,在《红楼梦》里,让无所不能的王熙凤也紧张地清扫卫生,供奉痘娘娘,下令严禁煎炒,留两个大夫在家12日,轮流值班,看护巧姐。在我童年记忆里,常用的对抗办法,是在帽子上缝上红布制的鸡,期盼“鸡”能把“痘”吃掉。现如今,水痘疫苗早已普遍接种,并安全有效。

现在,每一个养育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孩子的防疫接种本上,那多达几十次的接种要在孩子童年里完成。每一项接种疫苗,都凝聚着数代医学科学家的努力。每一项疫苗都是孩子们健康成长强有力的佑护,都是现代医学发展进步的明证,也掩藏着人类曾因疾病而承受的痛苦和无数病死的生命,他们的付出在医学上累积成可以使用的经验教训。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约束人的权力、欲望,用责任和义务来强化人类抗击疾病的盾牌。1989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传染病防治法》,并于2004年和2013年进行修订,国家更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网络预警系统和监督系统的完善。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消息”,相信有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有医疗工作者的奉献,有科学家的智慧凝结,有法律法规的指导和制约,人类和病毒细菌的战争,会有更胜算的能力。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的暴发,我们国家能在短时间内遏制住疫情,保护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健康,已是很好的诠释。

医学发展的道路一直是曲折而漫长的。药物的研发使用、疫苗的研制推广、治疗方法的创造和成熟,都凝结着许许多多人的努力也凝结着许许多多人的痛苦,从没有未经任何伤亡就获得的成功。人类在疾病面前,从未成为绝对的赢家,只是一次次亡羊补牢似地努力再努力,既有一次次成功里的失败,也有一次次失败里的成功。比如60年前,科学家们成功地找到了可以治疗妇女孕吐的药物,很多的妈妈得以解除孕吐的痛苦,但没过多久,就有多达5000以上的四肢类似海豹的婴儿出生了。比如,科学家们研究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在临床使用中并不尽如人意,却发现它的副作用能用来解决男性性功能障碍,于是,著名的“伟哥”诞生了……工作在医院的,经常收到关于某某药物或诊疗方法的不良反应通告,得到被大众热捧的药物下架的通知,等等。更会有诸多的新药研讨推广会在召开,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在推行。从人工到机器,从人到机器人,越来越严谨精准。在西医看来,没有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凭老本”吃饭的,因为医学的老本就意味着过时、淘汰,甚至荒诞可笑。医学是一直在发展的未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学科,它是一路向前的。

去年底,我调离医院时,打包个人物品,发现各种的业务学习证书竟多达近百件,而我还属于不务正业的。在这次疫情期间,我多次转发抗疫的微信,有朋友问我是不是因为感同身受。没有去往前线,感同身受是不恰切的,我只是知道他们平日里的辛苦,更理解他们之所以成长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从自己对病毒避之不及的恐惧里,对照出他们能站出来、冲向前的伟大。是的,每一次人类的大灾难,总有一部分心怀大爱的人站出来担当,比如离我们不太远的伍连德,比如近在眼前的钟南山、李兰娟、陈薇、张文宏等等。那些默默奉献默默牺牲的伟大灵魂,是他们在护佑人类前行,是他们在改写人类医学史。

期盼人类医学的发展更加迅速,期待我们今天和疾病的抗争,早日在将来的医学史里,被后人读出荒诞。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后辈翻看医学史时,看到我们曾在半空中吊起瓶子,一根管子下垂着,一头连接瓶子,另一端用针头插进血管的图片,当作荒诞可笑的事情进行谈论,就像我们今天谈论冰锥和烙铁。

由冰锥和烙铁说起

□东紫

